

我跟淨空老和尚結緣最早開始是在《四庫全書薈要》這套書上。世界書局大概是在一九八四到一九八六年左右，完成了《四庫全書薈要》的印製。我們是跟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，得到授權出版這一套世間唯一剩下的孤本，我們當時限量做了幾百套。之後的一二十年，淨空老和尚透過不同的單位、不同的人，來跟我們訂購。後來陸續又得到師父的指引和教導，做了一些其他的古書，現在大家最耳熟能詳的是《群書治要》。《群書治要》是唐太宗在貞觀初年下令修纂的，在貞觀五年的時候成書。是大唐盛世最重要的治國安邦的依據。可惜這套書到宋代就幾乎絕版了。後來是日本的德川家康得到了一位僧人手上蒐集存留下的版本，才在日本刻板印製出來，可是當時卷數也不齊，少了好多卷。之後是日本的尾張番主，覺得這套書太重要了，再從日本的官庫裏面找出來，印了齊全的版本，成書是在日本的天明六年，所以我們通常稱為天明版。這套天明版的《群書治要》，其實始於唐太宗，竟然在中國幾乎絕版。所以當師父重新輾轉得到這個版本，再要把它印出來的時候，我們估算全中國《群書治要》的原版，不會超過十套。他老人家發宏願，印了這麼多套出來，流通到世界各地，然後接下來大家知道他又推出了《群書治要三六〇》，用深入淺出的方式，希望每年做出一本，能夠比較親近一般人的生活，希望每一個人能夠在生活裏學到修齊治平的智慧。同時他又做了各種不同的語言的版本：英文版、法文版、德文版、日文版、西班牙文版，真的是要用中國老祖宗的智慧去拯救世界。我從他的這一連串的動作行為裏面，得到很深刻的學習和啟發。他可以說，從另一個方面說，也是一個古籍版本方

面的專家。我們世界書局做古籍的時候，第一個先要保存原版，世界書局注重版本的考證。他找了非常重要的天明版，留下了最精最好的版本，而不是第一步就跳到白話演繹、注音加註這種比較能夠得到大眾共鳴，眾人歡迎的這個路線上去嘩眾取寵。他非常嚴謹，專注的先留下完整的原版書，才循序漸進的逐步讓原版的力量，用適合現代人的方式發揚光大。他給我《群書治要》，我看到這套原版書的時候，眼淚就下來了，一定是有佛菩薩的庇佑，保存的非常好。

師父除了做這些比較深度的古籍之外，他更是傾全力做一些中國傳統文化啟蒙性的教材。中國老祖宗這些教誨，師父常常說一代一代傳，很簡單，四維八德，禮義廉恥，傳上一百年一千年也不會走樣。可惜被後來心智不明的人拋棄了，他們認為這些老祖宗的教誨跟時代脫節了，殊不知這是沒有跟著時代增長智慧，把老祖宗的教誨賦予新的意義，這些教誨蘊含的一層又一層的深意是不會被文明淘汰的。

——二〇一七年訪談